

走转改·一线调查

全国9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地区之一

# 开化 守护生态与发展的平衡

本报记者 方敏



①

## 经济生态“打过架”

■ 统筹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联动开展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多规合一”试点等5项国家级试点

天刚转暖, 位于浙江省钱塘江源头的衢州市开化县已是春意浓浓。下高速, 进开化, 满眼皆绿。停在路边驻足片刻: 前方, 群山苍翠; 脚下, 清流潺潺……

在长虹乡的一条溪边, 溪水清澈见底, 一群野生石斑鱼正在游弋。“没有Ⅰ类水质, 养不活这石斑鱼。”如此好水, 乡党委书记汪伟萍得意满满。汪伟萍的确有得意的底气: 出境水Ⅰ类、Ⅱ类水质占比98.3%; 地表水水质常年Ⅱ类以上; PM2.5平均浓度26微克/立方米以下; 森林覆盖率达到80.7%……开化县的生态绝对是一张“金名片”。

但经济与生态, 在世纪初的开化, 也曾“打过架”。谈起当年, 齐溪镇里秧田村老支书张长班记忆犹新: 那时村民还能上山砍树, 生态虽有破坏, 但人均收入达5000多元。2000年, 县里还发生过“保本地‘吃饭’, 还是保下游‘喝水’”的争论。砍树容易养树难。省里决策, 开化还是要将浙江“大水缸”护好。后来, 全县30%以上山林被划定为禁止采伐的生态公益林。近些年, 又有近200家高能耗高污染企业、343处石煤开采点纷纷关闭, 开化直接经济损失18.4亿元。近10年来, 因环保问题“一票否决”的项目有248个。

开化生态越来越好, 但经济和省内东部县相比, 差距也在拉大。“坚持生态保护, 有的干部群众不理解, 有的企业不愿意转型升级。我们开展工作有时也缺少抓手。具体如何保护, 也缺少目标和标准。”开化县环保局局长方明说。

如今, 国家和省里支持开化建设国家公园, 为开化开展环保提供了“尚方宝剑”。“建设国家公园, 就要加大治水、治气、治污力度, 引导落后企业转型升级。”开化县委书记项瑞良说, 同时,

我们也有了一套具体的标准和目标, 保护好绿水青山变得更加科学。

国家公园是国家为了保护一个或多个典型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而划定的需要特殊保护、管理和利用的自然区域。这意味着, 作为浙江欠发达县区的开化, 要按更大范围更高要求有效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完整。如此一来, 经济怎么办?

现实中, 就有村民埋怨: “我们天天出门看山看树看风景, 能管什么用?”的确, 死守着青山过穷日子也不行。当时, 开化生态经济化之路尚未完全打通, 绿色产业规模不大, 乡村旅游总体还是偏小、散、弱。与此同时, 开化还肩负着“一江清水送下游”的重任。压力重重, 建设国家公园是否恰当?

“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就是要以此来推动开化转型升级发展。”项瑞良表示: 国家公园是我们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抓手, 是我们“生态立县”发展战略的升级版。我们将统筹推进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并联动开展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多规合一”试点等5项国家级试点, 通过文化旅游等生态产业的小范围适度开发, 统筹推进城乡环境建设, 继而走出一条山区科学发展、生态强县富民的新路子。

借助国家公园, 既保护好绿水青山, 又引来金山银山, 穷则思变的开化人, 如何平衡好经济与生态的天平?

## 全县统筹“一盘棋”

■ 打破旧局成首项工作, 行政机构瘦了身, 奖惩机制有创新

在全省乃至全国, 国家公园建设都是一项全新工作, 并没有现成经验。面对挑战, 开化决定闯出一条路来。

破旧局成了第一项工作。按照国家公园“以较小面积的利用换取大面积的保护”导向, 开化将整个县域划分为“生态保护区、生态农林区、产城集聚区”三大区域, 用不到10%的县域, 集聚20万人口和90%的经济总量, 用超过90%的县域保

护生态环境, 提供更多生产生态产品。

此项工作的开展, 要倒逼开化进行深刻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要调整优化乡镇行政区划, 构建高效的国家公园管理体系, 才能适应新需要。”开化国家公园办专职副主任周奕说。之后, 与功能区发展相适应的扁平化管理机制逐步建立。19个乡镇、园区撤并整合成14个乡镇, 调减26.3%。

大部制改革也同步推进。为实现全县“一盘棋”管理, 党政群机构首先进行了整合, “大发改、大经贸、大文旅”等大部制运行体系逐步构建。调整后, 全县各类机构总数从63个减少到37个, 精简41.3%。县乡党政群领导干部职数减少51名, 行政编制减少103名, 精简出的行政编制纳入“编制池”储备, 实行统一管理。

生态考核奖惩机制与生态补偿机制也有了创新。2014年, 浙江出台“开化县开展重点生态功能区示范区建设试点”的政策, 加大财政扶持, 探索生态环境财政奖惩制度。对开化县的出境水质, 按照Ⅰ类、Ⅱ类占比, 省财政每年每个百分点分别给予120万元、60万元补助; 按Ⅳ类、Ⅴ类、劣Ⅴ类占比, 分别倒扣20万元、60万元、120万元。将污染物排放总量、出境水质、森林质量与财政奖惩进行挂钩, 开化主动接受着生态环境质量正向激励与反向倒扣的双重约束。

着重保护生态的同时, 深化造景成景、培育美丽乡村等工作也在同步推进。“我们将县城作为5A级景区进行打造。交通、卫生等方面同步推进。生态旅游让农民的钱袋子鼓起来。”开化县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以前电线架得比较低, 也不安全, 现在埋在地下, 我们住得更踏实, 风景也更好看了。”近年来, 开化县供电公司围绕农村生态旅游发展需求, 创新服务举措, 树立“景中无杆、镜中无线”理念, 紧跟景区建设步伐, 加大投入实施杆线迁移工作, 建设与国家公园要求相适应的农村供电设施。2015年3月, 开化县供电公司联合长虹乡政府, 对素有“江南布达拉宫”之称的3A景区台回山进行杆线迁移等勘探工作, 看着家门口的电杆被拆除, 电缆被埋在地下, 长虹乡农家乐经营户向志琴由衷地感到高兴……



④ 制图: 李姿阅

## 两年通过“期中考”

■ 山水资源越来越丰厚, 逐渐变为“山水银行”, 农民人均收入同比增长10.1%

从怀疑埋怨到认可支持, 开化建设国家公园两年多, 生活变了。

来到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附近的里秧田村, 映竹楼农家乐经营户吴细女说, 最近很担心自己的身体。“是雾霾吗? 2015年, 雾霾可是席卷了全国多地。”吴细女摇摇头: 2015年, 开化的空气优良率高达99.4%以上, PM2.5平均浓度26微克/立方米以下。

“是游客太多, 都快忙不过来啦。”吴细女笑道。原来, 开化生态环境太好, 前来旅游的人太多。她开办的农家乐常常挤满了游客, “忙的时候, 每天都要接待20多桌游客, 日营业额近万元。”

青山黛黛, 碧水潺潺, 开化的山水资源不但越来越丰厚, 更逐渐变为“山水银行”。2015年, 生态旅游成为全县重点工作。全年接待游客数689万, 同比增长18%, 旅游收入达42.67亿元, 同比增长18.8%, 农民人均收入同比增长10.1%。

与此同时, 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也通过国家层面专家评审。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示范区建设等深入推进, 国家公园建设通过了“期中考”, 成功入选首批国家级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围绕国家公园建设大局的开化, 正着力抓好产业培育、项目投资、环境美化等工作, 也正逐步向生态要优势、向环境要空间、向特色要效益……

图①: 长虹乡山中堂茶园。图②: 齐溪镇美棠农庄。图③: 中村乡树花村。图④: 浙江省母亲河钱塘江源头。方敏 余闻清摄影报道(人民视觉)

记者手记

经济与生态, 似乎常处于发展天平中的两端。发展经济如何尽量减少对生态的破坏? 绿水青山何以转化为金山银山? 2013年, 浙江省开化县提出把全县打造成国家东部公园, 转化生态优势, 构建生态产业体系, 探索经济生态化、全域景观化、景观公园化的转型升级之路。2015年6月, 开化成为全国9个之一、浙江省唯一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地区。开化人似乎一直就很看重生态。走进村庄, 还能见到从清代流传下来的老石碑, 碑上“封山、放生河、禁采矿”的字样依然清晰; 村墙上“谁偷捕野生鱼、盗伐封山林, 谁杀猪受罚”这样的村规标语也随处可见。

## 别戴着「高帽」睡觉

现今, 开化对生态从消极保护走向了积极保护。2015年, 开化争取到国家公园这项“高帽”。国家公园是顶“高帽”, 一项象征着高标准的“帽子”。所带来的新思路、新目标, 倒逼着开化破除旧方法、拓宽新格局。生态保护开始不局限于植树造林、关停厂房、数据监测等。当地发展思路、环保考核机制、生态补偿机制等背后的因素逐步引起重视, 相关改革也随之推进。

在开化, “争个帽子睡大觉”的旧习气不见踪影, 值得为之点赞。

如今, 也有一些地方仍存在着“争帽子”“玩概念”的现象: 既有问题不重视, 却在“文字游戏”上玩得起劲。其实, 帽子好看, 应借此加快转型升级, 加快制度创新, 拿出“向东是大海”“人之一我之十”的精神, 以新面貌来匹配新“帽子”。帽子好看, 更要借“帽子”之名, 扩大知名度, 聚集人气换来金山银山, 继而改善民生福祉。

链接

## 国家公园及其试点来历

国家公园是100多年前美国始创的一种保护地模式, 现已成为全球公认的保护地典范。2013年11月,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2015年初, 我国出台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 5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实行分级、统一管理, 保护自然生态和文化资源原真性、完整性。现阶段, 我国已选定北京、吉林、黑龙江、浙江、福建、湖北、湖南、云南、青海等9省市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试点时间至2017年底。(据新华社电)

守望

新疆哈密三道岭煤矿, 我国最后五台蒸汽机车年运输600多万吨煤——

# 渐行渐远的蒸汽火车司机

本报记者 李亚楠摄影报道



湛蓝的天空下冒着白色的烟雾, 气势磅礴的钢铁身躯行驶在寂寥的原野上, 构成一幅壮丽图画……这是蒸汽机车留给大多数人尤其是摄影爱好者的印象。随着火车技术的发展, 中国高铁事业的腾飞, 蒸汽火车逐渐被淘汰。然而, 就在新疆哈密三道岭煤矿, 最后一批蒸汽火车仍在不知疲倦地奔跑……

## “不嫌脏就上来看看”

从乌鲁木齐到哈密, 高铁只需三个多小时, 白色的列车一路飞驰, 车厢内安静得可以打开电脑办公。从哈密往西80多公里处的铁轨上, 却行驶着几个笨重的“大家伙”, 速度缓慢, 狭小的车厢里, 面对说话要靠吼……这是中国最后的蒸汽火车服役地——三道岭煤矿。

呜……哐当、哐当、哐当……信号灯亮起, 黄昏下的天山南麓, 如梯田般盘绕的黑色矿坑里, 一台蒸汽机车车顶腾起一般的水蒸气, 满载着十三节车厢的原煤缓缓驶出……

三道岭煤矿是西北最大的露天煤矿。作为“疆煤东运”的起点, 一条十几公里长的专用铁路线北连三道岭煤矿, 南接兰新铁路。从三道岭煤矿开出的蒸汽火车, 将煤块运送到十几公里外的洗煤厂, 加工后再通过火车或汽车转运到各地。大约一个多小时后, 这台蒸汽机车原路驶回, 缓



缓停在半路, 坐在车窗处的司机扯着嗓门喊: “不嫌脏就上来看看!”悬在车头的舷梯离地面约有一米, 记者攀爬进入驾驶室, 一股热浪迎面袭来, 那是在燃烧的锅炉, 从开合的锅炉口可见通红的煤。

## “戈壁滩风硬, 开上几年车, 个个都是肩周炎”

车头上有两个人: 杜志忠、姜预东和买麦提·司马义。这是标准的蒸汽火车配置: 一名司机、一名副司机和一名司炉。三人平均年龄47岁, 都在这合车上干了近30年。

杜志忠坐在左手边的驾驶座上, 车头前面被巨大的锅炉挡得严严实实; 他只能半个身子探出左边车窗, 右手操作方向杆控制车头。右边的副司机买麦提也将头探出窗外, 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 为杜志忠“导航”, “他主要看信号灯, 防止火车脱轨; 我负责看站上的信号, 以及路上有没有行人、山上有无掉下来煤块, 等等。”

三位师傅都是大嗓门, 说起话来震天响: “车一开起来噪音太大, 我们说话都靠喊, 不然听不见。”杜志忠说, 由于长期在噪音中工作, 听力受损严重, 回家看电视都开到最大声。

说起蒸汽火车司机的职业病, 最多的是肩周炎, “我的左胳膊始终在外边露着; 戈壁滩的风硬, 再多的衣服都能给吹透了。开上几年蒸汽火车, 个个都是肩周炎。”驾驶员和副驾驶员的窗户一年四季必须开着, 伸出窗外的半个身子无论冬夏, 都露在外面。“别说到刮风下雨, 就是下刀子, 头也得在外面, 窗户绝对不能关上,”杜志忠一边看着窗外一边说: “车一旦跑起来, 脑子不能抛锚, 必须要集中精力。”

两位司机穿着厚厚的棉袄, 姜预东却穿得很单薄。他负责司炉, 一锹一锹把煤块填进锅炉, “一锹得七八公斤, 跑一趟得填个七八十锹, 一天下来得6吨煤。”扬起的煤灰让几个人都变成了“大花脸”。体力劳动加上靠近温度高的锅炉, 姜预东的

衣服已经湿透了。锅炉里烧得通红, 上方通风口放着一壶水已沸腾起来了。站在车头中间, 记者热得脱了外套, 但是往旁边挪两步, 一阵冷风灌进来, 又是一阵哆嗦。“干起活来一身汗, 车跑起来一阵风; 一冷一热, 关节就出毛病。”姜预东说, 冬天还好点儿, 夏天室外温度能到40度, “车内火炉里温度1700到1800度, 驾驶室里轻轻松松50多度, 夏天都得戴着手套, 不然摸哪儿都烫手。”蒸汽火车司机三班倒, 人不停车不停。他们每天至少有8个小时待在这个狭小的驾驶室。

## “再撑个5年, 这几台也就要被淘汰了”

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产物, 曾经推动整个世界发展的蒸汽机车在本世纪初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而在北疆, 由于新型机车还没有完全到位, 蒸汽机车仍然承担着煤炭开采和运输任务。这也是全国最后的大规模、成建制的蒸汽机车组。

“现在只剩下5台了, 每年负责运输600多万吨煤。目前还在运行的蒸汽机车, 全世界估计也就剩这里了。”杜志忠说最多的时候这里有三十几台蒸汽机车, 有几台从1958年煤矿开始开采起, 一直“工作”到现在, “因为没有用来更换的零部件, 一旦出现故障就没法修了, 车头被整体拆卸, 零部件补充到其他机车上。”

“新装备没上来之前, 一直都是这些老伙计承担着主力外运的任务, 来来回回这么多年, 不知道运出来了多少煤。”从三道岭煤矿到兰新铁路, 中国最后的蒸汽火车还在不知疲倦地奔跑着, 而杜志忠已经预料到了它们的未来: “毕竟是落后了, 再撑个5年, 这几台也就要被淘汰了。到时候, 会有新的机车上生产线。我们呢, 当然要学习新技能, 适应科技的发展。”至于这些蒸汽机车, “如果能放在博物馆做个历史的见证, 再好不过了……”杜志忠说。

图①: 装好煤准备出发的蒸汽火车。图②: 休息的间隙, 杜志忠(左)和姜预东打开车门透气。

北京

## 生育登记开通网上办理

本报北京3月30日电 (记者王君平)《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案近日发布; 北京市卫计委公布一系列配套文件。29日起, 一方或双方为北京市户籍的夫妻, 拟生育第一个或第二个子女的, 可网上办理生育登记。北京市取消《生育服务证》管理制度, 实行两孩以内生育登记服务和再生育行政确认制度。流动人口可在京办理生育服务登记。

按照规定, 生育两个以内子女的夫妻, 可在怀孕前或怀孕后3个月内办理生育登记, 办理方式分为网上登记和现场登记。此外, 北京市卫计委公布的《关于流动人口生育服务登记工作的通知》称, 双方均为外省市户籍, 一方或双方在本市居住的流动人口可以在本市办理生育服务登记。双方均为外省市户籍的夫妻, 不适用《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的再生育条件; 但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在本市换取《北京市流动人口再生育服务单》。

上海

## 60岁以上人口首超三成

本报上海3月30日电 (记者曹娟娟)上海市民政局、上海市老龄办、上海市统计局今天联合发布消息: 2015年上海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435.95万, 占总人口比例首次突破30%。老年人口持续快速增长, 老龄化程度进一步提高。据预测, 未来一段时期, 上海步入老年阶段的人群中80%以上是独生子女父母。随着独生子女父母成为老年人群主体, “纯老家庭”现象愈加明显。此外, 上海长寿城市特征也进一步突显。2015年, 上海人口预期寿命为82.75岁, 其中男性80.47岁; 女性85.09岁。

据上海老龄科研中心预测, 到2018年, 上海户籍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数将突破500万; 2020年总数将超过540万人, 且随着时间推移规模将持续扩大。据了解, 上海全市目前养老机构共计699家, 床位数共计12.6万张, 其中2015年新增1.1万张。



看人民映像 百味人生